



中国书籍文学馆·小说林

葵花向阳

尹群一著

作品仿佛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引导读者回到旧日的乡村时光。老照片中
有含辛茹苦的小学民办老
师，有即将要结婚的农村
女孩采芹，有圆了青春梦
的成功人士张光明，以及
在困难年代挣扎求生的
「盲流」大高……

中国书籍文学馆·小说林

葵花向阳

尹群一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葵花向阳 / 尹群著 .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 2015.3

ISBN 978-7-5068-4785-8

I . ①葵… II . ①尹…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0253 号

葵花向阳

尹群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张 娟 成晓春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785-8

定 价 32.00 元

序

李敬泽

“中国书籍文学馆”，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爱文学的人开放，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文革”时有一论断叫做“读书无用论”，说的是，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但说到读文学书，我也是主张“读书无用”的，读一本小说、一本诗，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那不如不读，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诗给读歪了。怀无用之心，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它所能予人的，不过是此心的宽敞、丰富。

实则，“中国书籍文学馆”并非一个场所，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按照规划，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中国书籍文学馆”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

品，就好比一座厅堂架起四梁八柱，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

现在要说的是“中国书籍文学馆”这批实力派作家，这些人我大多熟悉，有的还是多年朋友。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现在，“中国书籍文学馆”把他们放在一起，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

当代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大抵集中在两端：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十几人而已；另一端则是“新锐”青年。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很舍得言辞和篇幅。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一批作家不青年了，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他们写了很多年，还在继续写下去，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

但此中确有高手。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

一、他确实没有才华。

二、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

三、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

四、他的运气不佳，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记住他。

也许还能列出几条，仅就这几条而言，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可能性和创造契机，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

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值得期待的。“中国书籍文学馆”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色——它可能

真的构成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且，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或许是别有洞天，或许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冬 月 / 001

白 腿 / 011

浮 生 / 023

春 节 / 035

半 生 / 047

返 城 / 058

当 兵 / 068

订 婚 照 / 078

解 放 鞋 / 088

向 日 葵 / 101

手 风 琴 / 110

红 灯 笼 / 121



- 131 / 杨姑娘
- 141 / 采黄花
- 150 / 政治课
- 160 / 大雪纷飞
- 171 / 葵花向阳
- 183 / “盲流”大高
- 195 / 女同学张影
- 209 / 父亲的自行车
- 218 / 半导体收音机
- 226 / 看露天电影的夜晚
- 236 / 后 记

冬 月

进入冬月，采芹最着急而又最令她费尽心思的一件事，你恐怕猜都猜不到，其实，就是洗个澡。就是一件简简单单洗澡的事。因为，因为进入冬月，农村女孩采芹结婚的日子就要到了。采芹结婚的日子就定在冬月十六，是个双日子。我们那里的农村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喜欢看看日子，结婚是大事，当然更要看。而将结婚的日子多数选在冬天，主要是考虑冬季农闲，不但自己家里有充足的时间来张罗婚事，老亲少友也都有时间来喝喜酒，随礼份子，连捧捧场。

洗澡对于过去的农村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冬天就更困难。说起来谁都不会相信，我们那里的农村人，一年到头能洗上个两回三回澡已是新鲜。这还得说是在炎热的夏天，还得说是指那些不管不顾的男人们，夏季可以在野外的泡子里赤条条地野浴。女人们就没那么方便了，女人们最多就是夜晚的时候，在自家门前的园子里端盆水洗一洗，到野外的泡子里，白天不敢，夜晚更不敢。所以呀，整个一个漫长的冬天，没有特殊情况，几乎就没有一个人洗一回澡的。天气暖和的时候，扒掉棉衣，换上单衣，孩子们不避人，可以坦然地露出黑黑的肚皮。不但肚皮是黑的，膝盖是黑的，胳膊肘是黑的，脚丫子是黑的，甚至连露在外面的脖子和耳

朵也是黑的，只有脸颊那一点点地方每日象征性地洗一洗。老师检查的时候，吓唬说要拿砖头子蹭，都把脖子缩进棉袄里。那种黑，不是蹭上去的那种黑，而是长上去的那种黑，是在皮肤之外又长了一层的皴，像鱼鳞一样的皴。其实大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是大人们知道羞耻知道掩饰，换衣服的时候避开人的目光。其实女人也是。所不同的，就是脸一定洗得干干净净。只要脸洗的干净，衣服里面的身体是不是干净也就无所谓了。

问题是，现在农村女孩采芹要结婚了。所以采芹打定主意，在她的婚事来临之前一定要洗个澡，并且一直在心里暗暗谋划着这件事，这件事已经搞得她心神不定寝食难安了。也怪大人们只是考虑冬天里的农闲，忽略了寒冷的冬天洗澡有多么困难，忽略了结婚的人，尤其是要出阁的姑娘，无论如何也一定要洗洗澡啊，怎么的也得让自己干干净净的做个名副其实的新人不是。

现在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东北农村的民居。我们东北农村的民居，怎么说呢，实在是简陋，跟关里中原地区红砖青瓦独门独院的民居没法比，跟江南水乡那种青砖乌瓦古色古香的民居也没法比。人家的房子，要什么有什么，格局讲究，设备齐全。我们东北农村的民居，由于受生活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寒冷的自然环境的关系，再加上开发较晚生产力不发达文化积淀不厚等等因素，供人居住的房子，就是那种就地取材的土坯平房。房子使用黄泥抹墙，一遍一遍的，里外都要抹上多遍，抹到不透风为止。房顶儿用芦苇，也有用秫秸的，厚厚地棚上，然后抹一层也是厚厚的黄泥，然后再抹一层还是厚厚的碱泥，就是那种油黑油黑的碱泥，是从碱沟拉回的碱土，这种碱泥不溶于水，所以夏季房子不漏的（城里的平房略好一些，房顶铺油毡纸，之后浇的沥青，造价当然也高一些，所以农村人宁肯用土）。这样几乎全部的建筑材料都是泥土的房子，再加上屋里的火炕，还算暖和，很适合东北。只是显得多少有些原始的味道。

房子的格局，设计得简单，比方说，我们东北农村通常说的两间房，往往是，从东面一头开门进屋，那么这进屋的一间就做厨房，通常叫做“外屋”。外屋进门的左手便是灶台，安一口铁锅，柴火，水缸，油盐酱醋，杯盘碗盏，包括各种各样的咸菜坛子，包括喂猪喂鸡的泔水桶，都放在这个屋里，所以那是一个各种味道混杂的房间。绕过锅台是第二道门，进了门便是家里人居住的房间。城里人所说的卧室、客厅、餐厅，到了我们东北农村，便简单得统统集中在这一个房间。这一个房间是又做卧室又做客厅又做餐厅，多功能的。南面窗台下一铺火炕，火炕跟外屋厨房的灶台相通，灶台的烟火，就是通过火炕下面的烟洞，再从西山墙内的烟囱走了，这一走一过，炕便热了，屋便暖了。如果是三间房，且又通着，最里间的南面也是一铺火炕，再与外面的火炕相连，等于是一铺比原来长了一倍的大炕，只不过中间多了一道墙，一道墙隔成了两间。若是有儿子结婚的，一般是采取中间开门的格局，小两口住到收拾得亮堂堂的西屋去。屋子的北面靠墙则是摆家具的地方，过去的农村，所说的家具，最多就是一口红漆大柜，柜盖上靠墙摆一溜日常随手用的小玩意，像女人用的那种白瓷瓶的雪花膏、秋月香粉什么的，富裕一点的人家，还有嘀嘀嗒嗒的马蹄表，甚至是一台木壳收音机，也一定要摆在显眼的位置。如果有自行车的话，自行车也往往靠边放在屋中的地上。还有讲究一点居住环境的，把墙用旧报纸糊了，再贴了新鲜的年画。也有讲究不上来的，连报纸也买不起，连报纸也不糊，就是黑糊糊的泥墙，但也要贴两张胖娃娃抱着大红鲤鱼的年画。这就是一家人吃饭睡觉，一年四季生活的空间。人口少的，两间平房，一铺火炕，一家人都挤在一铺火炕上睡觉，炕头是爹，然后是妈，然后是小孩子，然后是大孩子。等到孩子生了一炕，一铺火炕已经相当拥挤，就要想办法盖房子，盖大一点的，三间的，宽绰一点。这样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孩子可以跟父母分开来住了，住到里

间的炕上去。

但是，这里要说的是，像采芹这样洗澡的私密事，在这样一个开放格局的屋子里，显然很难。

采芹已经谋划好几天了，别的事，像做衣裳，做鞋子什么的，都有别人给张罗，甚至像“开脸”这样的事，也有早一步结婚有了点滴经验的姐妹帮忙。只有洗澡，是谁都帮不上的。采芹暗暗地着急。眼看着日子就到了，最后采芹只有偷偷跟母亲讲，她要洗澡。母亲看着采芹，半天才反应过来似的，说洗呗。母亲想，这丫头，洗澡还用得着跟我说吗？母亲忙糊涂了。母亲没有考虑到女孩子洗澡需要有一个没人打扰的僻静而又私密的所在。可是家里没有那样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采芹说，晚上你告诉他们出去一会儿。采芹有点豁出去的意思，已经顾不得自己的羞怯。母亲呆了半晌，才明白过来，才连连点头答应。晚上吃饭的时候，也就是家里人最齐全的时候，母亲便在饭桌上宣布，说今天晚上，全家人都上外面找地方待一会儿，采芹自己在家有事。母亲看着父亲，说你领她爷上生产队待一会儿去。父亲不明白是啥意思，直直地看母亲，心想这是演的哪一出呵？母亲望一眼采芹，说采芹也该洗洗澡的。一旁的采芹就把头低下，脸红了。吃罢晚饭，弟弟妹妹们抓紧做完了家务，就兴高采烈地出去玩了，父亲也领着采芹她爷去了队里。母亲给采芹烧了热水，就在采芹准备洗澡的时候，采芹父亲的老婶，也就是采芹的老奶慢悠悠地来了，说白天也没工夫过来看看，采芹要出门子，这孩子，一晃都要出门子啦！采芹的老奶说着居然红了眼圈儿，采芹的母亲也跟着红了眼圈儿。母亲将采芹的老奶让到炕里，采芹的老奶就盘腿坐在炕头上，伸手在火盆上烤，嘴里叼上了采芹母亲递过来的烟袋，一面吧嗒吧嗒抽一面吧叭吧叭朝地上吐唾沫。采芹的老奶夸着采芹，也不忘关心采芹婆家的情况，比如人口多不多呀，公公婆婆都多大年纪呀，采芹的男人在家是老几呀，是老大可不好，

老大受累，不如小的吃香。婆婆厉不厉害？厉害也不怕，说理就中，就怕不说理，胡搅蛮缠。并且告诉采芹，过了门，咱就是人家的媳妇了，就不像在家那么自在啦，得听人支使的。很替采芹难过的意思。说到“过礼”，采芹的母亲就乐颠颠地从柜里拿出一个包袱放炕上，放在采芹老奶的面前，说这都是人家婆家过的“彩礼”。一面解开包袱，把里面的内容毫无保留的一样一样地展示给老奶看，都是些时兴的穿戴：一件雪花呢大衣，两件涤纶的小开领上衣，两条哗叽裤子，两套粉色和红色的腈纶内衣内裤，八双尼龙丝袜子，一副雪白雪白的线手套，一条大红大红的毛围脖，一块水粉的方头巾，还有做好的一件碎红花棉袄，一条青斜纹的棉裤。颜色都是那种鲜艳夺目的，看着叫人喜兴，图的是个吉祥如意。采芹母亲一样一样地翻着，忽地又想起什么，又到柜里拎出一个包袱，也放在炕上，采芹的老奶已经看得眼花缭乱，一个劲咂嘴，见采芹母亲又放在她面前一个包袱，就睁大眼睛：啧啧，你瞅瞅你瞅瞅，这还是呢？还是什么呀？采芹母亲也兴奋的涨红了脸：是鞋。你瞧瞧，各式各样的。就一双一双地摆了一炕，把炕上眨眼间变成了一个展台，采芹的母亲在办展览会呢。有冬天穿的棉皮鞋，有春秋穿的夹皮鞋，有夏天穿的凉鞋。都是双的，就是棉皮鞋两双，夹皮鞋两双，凉鞋也是两双。这就叫好事成双嘛。再加上采芹自己做的，布棉鞋，布夹鞋，夹鞋的鞋脸儿上还绣了花绣了鸟。其实，这些自己做的布鞋，专门为结婚准备的鞋，叫“包包鞋”，有些土气，结婚时未必穿的。这些只不过旨在显示显示女孩子家的活计如何，让人看看，尤其是让婆家的人看看，他们娶的媳妇，是一个活计很好，很会过日子的闺女。这是那时候每个结婚女孩必备的功课。采芹的老奶看得发呆，说采芹这孩子，一看就有福，长得多俊儿，啧啧。这活儿也这么好，手也这么巧，啧啧，真是啥妈啥闺女。“三大件”都买了？采芹母亲说，啥也不缺，缝纫机是、是啥牌子啦？采芹母亲一时想不起来，

就左右找采芹问，采芹在外屋撅着嘴，听见妈问，半天才回答，说是“飞人”的。母亲经采芹提醒，也记起来，说是“飞人”的，上海产的呢。手表，那不，人家戴着呢。啥牌子我也记不住，我这记性。采芹，采芹。母亲还想问采芹手表是啥牌子的，可回头看看外屋，已经不见了采芹的影子。自行车那不搁那儿呢么，采芹母亲嘴巴朝西墙那拱一拱，那里果然放着一台崭新的自行车，采芹母亲说是“凤凰”的呢。等采芹的爷爷和父亲以及弟弟和妹妹陆陆续续回来的时候，采芹的老奶还没有走的意思，还在兴奋地说个没完。

没办法，第二天采芹的母亲如法炮制，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采芹家里又来了邻居。一会是东院的邻居，问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吱一声就行；一会是西院的邻居，问还缺啥少啥不。都是好意，谁成想就妨碍了采芹呢？等到第三天，远一点的亲戚就提前上来了，这叫“坐堂客（发且音）”，都是家中的直系亲属，而且，要一直待到婚事结束的。

采芹急得嘴都要起泡了。姐妹们聚在一堆，有那新婚不久的小媳妇，原来就是亲姐妹一样的，悄悄趴在采芹的耳朵上，神秘秘地一笑：洗澡了吗？采芹忧郁地摇一摇头，脸倏的一红，小媳妇就夸张地瞪大眼睛，压着嗓子，然而又谁都听得到：得洗呀！不洗哪行。一定得洗个澡。一辈子就结这么一回婚的。傻丫头！采芹望着小媳妇，肯定地点点头。然而又一脸为难地看着小媳妇。咋洗呀？小媳妇扑哧一乐：你没洗过澡？采芹脸又红了，说不是。我是说，没洗澡的地方。我们家，满屋子人，烦死啦。小媳妇想了想，说，要不上我家吧。采芹一脸的疑惑。我把他打发走，小媳妇望着采芹，采芹现出一脸的感激。

小媳妇家是两间房，把丈夫打发走，说采芹上咱家有点事，他在家不方便，丈夫就听话地到生产队去。可是小媳妇一看水缸是空的，又掉头将丈夫喊回来，说你先挑一挑水回来再走，丈夫说这黑

灯瞎火的咋挑，明早挑。小媳妇说叫你挑你就去挑，啰嗦啥！丈夫就摸黑去井沿挑了一挑水回来。丈夫没有想到是采芹要洗澡，一面走一面还在心里纳闷，但也知道采芹就快结婚了，一定是跟结婚相关的事。嘴角现出一丝笑。

小媳妇将锅里添满水，抱一捆苞米秸秆来烧。采芹见了，忙过来，说我来吧，我烧。小媳妇已经有了身孕，肚子微微有些凸起，所以动作都是缓缓慢慢的，有点轻搬轻放的意思。采芹自己蹲下身烧火。采芹将苞米秸秆几根几根的一并填到灶膛里去，灶膛里红红旺旺，映着采芹一张亮亮光光的脸蛋，显得有些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小媳妇手扶着门框，看采芹烧水，一面说着话，水滋啦滋啦的开始响，有热气从锅盖的缝中白白袅袅地冒出，而且越冒越多越冒越浓，雾气把整个外屋笼罩了。小媳妇找来一个洗脸盆，说也没有大盆子，谁家有澡盆子呢？小媳妇皱着眉想。采芹说，谁家有呢？没听说谁家有这种东西呵？采芹望望那个只能坐进半个屁股的洗脸盆，说我家到是有一个挺大的黑泥盆，那是人家淘米用的，能洗澡吗？再说人一进去，还不踩碎啦？小媳妇又想了一会，最后也没有能想出整个屯里谁家有一个澡盆，或者是大一点能用来洗澡的盆子。没办法，采芹就只好用那个只能装下半个屁股的洗脸盆洗澡。

屋里没有生炉子，过去的农村，家里有取暖设备的，几乎没有。就连最简单的炉子也没有，只有炕上放着一个火盆。北墙已经挂了白花花的霜，灯火中闪烁着星星般的光辉。前面说屋子暖和，那也只是说在屋里穿着棉袄棉裤的情况下，不觉着冻手冻脚，可是脱去衣服，光着身子，就说不上暖和了。采芹端了盆水放在屋当间，屋子里立时就弥漫着白蒙蒙的雾气，雾气里看人都是影影绰绰的，像是躲在云彩里。采芹磨磨蹭蹭迟迟不脱衣裳，小媳妇上炕挂上窗帘，瞅瞅，又将油灯放在离采芹远一点的地方，这样免得灯火直接照到采芹明晃晃光着的身体上。小媳妇想不出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了，觉得自己想的已经够周到了，可采芹还是忸怩着。小媳妇抿嘴乐了，说有啥不好意思的，明天晚上，看你脱不脱。采芹说去你的，死鬼。小媳妇撇撇嘴，说，你不脱，有人给你脱。采芹感觉到自己的脸发烫，连整个身子都跟着热起来。小媳妇想，看起来，我要是在这，采芹是永远不肯脱衣服的，便说，你要是自己不害怕，我到东院待一会儿吧。你可得把门挂好。采芹红着脸嗯一声。

采芹开始一件一件脱下棉袄棉裤，还有里边的内衣内裤，顿时感到浑身一紧，接着便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加上从没有过的紧张，两腿突突地抖起来，手也颤抖得连水都捧不住，从脸盆里捧起的水，一抖，都洒在地上。微弱的灯火映着她光着的身体，她发现自己的身上虽然还没有像孩子们那样，到处是黑黑的皴，但膝盖，胳膊肘，这些活动多的关节处也已生了一层黑锈一样的东西，并且隐隐闻到一股难闻的汗味。能没汗味吗？先是秋天剥苞米时出的汗，接着是割谷子时出的汗，然后是打场时出的汗，然后又是冬天跟车送粪时出的汗。就这么一茬汗水覆盖了又一茬的汗水，身上出的汗水已经没法计算能有多少，如果每一次出的汗水都用一个什么容器收集起来的话，那么这一次又一次劳动的汗水，恐怕应该有几水桶也不止呢。汗水被身体烘干之后，汗水中的盐碱和污垢便一次次一层层凝结在身体上，能不有味才怪呢。想来自己还是夏天洗过一次澡的。在门前的菜园子里，有一个浇园子的水缸，夜晚借着夜幕的掩护，她把水缸当成了浴缸。水缸里的水晒了一天，温乎乎的，她往下一蹲，水便漫过了她的肩膀，胸口顿时感到了水的压力，闷闷的。她前后略微摇动一下身体，让水在自己的前胸后背上激荡着，水发出不是很响的拍打身体的声音，柔柔的，滑滑的，爽爽的，一天的疲惫都冲刷掉了。稍久一点，受不住水对胸口的压力，又站起来，水便在她光滑的腹部温柔地摩挲，有那么一点点痒。洗澡真好。真的挺好。洗过澡的皮肤，又滑又腻，瓷一样白，甚至有一股香喷

喷的味道。但是夏天很快就过去了。夏天一过，就是秋天，就是冬天，就再也不能洗澡。身上劳动时出的汗，出了一层又一层，汗泥将身体的毛孔都糊住了，毛孔都不能呼吸了，浑身紧巴巴的，酸烘烘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夜里躺在被窝里，手隔着内衣内裤在自己的身体上可以搓下一条一条像老鼠屎一样的油泥。可是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只能耐心地等待着第二年夏天的到来。

盆子太小，采芹只能采取将一只脚放进盆子里的办法，洗完这只腿再洗另一只腿，洗完了下半身再洗上半身。当然，这种洗法，是怎么也不会享受到在水缸里让水浸泡全身的快乐了。采芹先是用 水将自己的浑身洒遍，洒透，然后开始往下搓已经积累了长达小半年的污垢，那些污垢像丰收的稻谷一样，从她的身上滚落到地上。采芹狠命地搓着，把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搓到，决不留一处死角，她要给自己的身体来一次彻底的“爱国卫生运动”。采芹的身体被自己的手搓得发热，不像开始时那么冷了，四肢也不那么僵硬了，心情也随着身体的活泛而舒展起来。虽然已经打了好几个喷嚏，但采芹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的身体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她一心一意地清洗着自己，那么的无微不至，那么的小心翼翼，仿佛清洗一件刚刚出土的瓷器，很怕一不小心，手下得重了，碰坏了某一个部件就对不起瓷器的主人似的。她甚至朦朦胧胧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觉自己不是在洗自己，自己就是在仔细地清洗着一件器物，这件器物是她准备送给一个自己还不是很熟悉但却准备托付终生的人的一件极其珍贵的礼物。这样一来，此时此刻农村女孩采芹的洗澡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洗澡了。采芹的心中油然升腾起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洗礼般的神圣。这样想着，就把时间给忘了，洗着洗着，采芹突然僵住了，她吓得一动不敢动。她听到有人拽门。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不敢弄出一丝动静，再侧耳倾听，果然是拽门的声音。她不知该如何是好。门外是小媳妇的丈夫，他拽门没有拽开，便走到窗